

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卧子

華亭

編輯

宋徵璧尚木 吳培昌坦公

楊廷樞維斗叅閱

梁端肅公奏議

疏

梁材

議茶馬事宜疏

茶馬事宜

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劉良卿題切照國家設立三茶馬司收茶易馬雖所以供邊軍征戰之用寔所以繫

番人歸向之心，考之茶法，在 大明律曰：凡販私茶者，同私鹽法論罪。蓋行於腹裏地方者然也。至於通番禁例在 太祖高皇帝曰：私茶出境者，斬。關隘不

覺察者，處以極刑。太宗文皇帝曰：透漏私茶出境者，

犯人與把關頭目，俱各凌遲處死。家口遷化外，蓋行

蓋立法之嚴如此

初一附馬販私茶即處以極刑

於邊方者然也。祖宗好生之德，不嗜殺人之心，而

私茶通番，輒以極刑凌遲論罪，其意之所在可知已。

蓋西邊之藩籬，莫切於諸番。諸番之飲食，莫切於吾茶。得之則生，不得則死，故嚴法以禁之，易馬以酬之。

禁之而使彼有所畏。酬之而使彼有所慕。此所以制番人之死命。壯中國之藩籬。斷匈奴之右臂者。其所係誠重且大。而非可以尋常處之也。故在當時。茶法通行。而無阻滯之患。番馬茂盛。歲至萬餘之多。又考之洪武初例。民間蓄茶不得過一月之用。嗣後至弘治年間。或召商中茶。以備賑濟。或召商中茶。以備邊儲。然未嘗禁腹裏之民。使不得食茶也。行之既久。此意浸失。減通番之罪。而止於充軍。禁內郡之茶。而無所於食。遂使奸人竊肆。私茶盛行。番人一至。既要厚

賞復索高價。歲易馬匹不過數千。甚至驕傲抗違。招之不至。括民間之馬以充數者。夫豈祖宗立法之意。果如是哉。姑以今日茶法言之。每年三茶馬司。漢中府解納課茶。洮州一萬一百九十餘斤。河州一萬八千三百七十餘斤。西寧二萬五千六百餘斤。其各商茶亦赴三茶馬司抽分。又各數十萬斤。官茶貯庫商茶就彼發賣。其各府衛州縣衙門捉獲私茶。又解各司貯庫。是商私課茶皆聚於三邊茶馬司矣。其在腹裏地方。凡有夾帶茶斤。不論多寡。卽以私販論罪。

是陝西一省皆不得食茶矣。夫茶聚於茶司，則通番之弊易滋。茶嚴於內郡，則私販之弊難究。何也。蓋陝西通番之路有三。一曰階岷。一曰臨洮。一曰蘭州。黃河爲限，關隘爲險。三路嚴守，則茶豈能飛入番境哉。今商私課茶，皆以文引渡河，歷關而至茶司矣。茶司地方，則皆與番爲鄰者也。關隘少而岐路多，其相通固已易矣。而茶司周環地方幾何。人民幾何。商人之茶動至數萬，豈能盡賣而盡買哉。商人去家千里，旣不得以速賣，勢復難於久守，不得已而賒寄居民家。

積戶蓄塞屋充棟。夫番人欲之而不可得。吾民積之而無所施。往來之路。雖有關河之限。交通之利。不止三倍之多。且通番之罪犯。則止於充軍。又十不一犯焉。欲其不相通。豈可得乎。故近日擊獲通番人犯。若完忠。則河州衛千戶。而茶則商人趙文華者。李仕英。河州之民。而茶則商人張純者。黃欽。林森。乃西寧之民。而茶則商人羅銘者。繇此觀之。則通番者皆茶司地方之民。皆商人抽分之茶。固非腹裏地方之民之茶也。蓋既遺之以通番之資。又減之以通番之罪。云

爾。夫詳於禁者，猶有法外之遺奸。况疎其禁乎。此通番之弊，易滋而禁之之難也。茶鹽皆所日用而不可缺者。茶法與鹽法相同。然禁私鹽矣而未嘗不賣官鹽也。今禁私茶矣。而官茶止行於諸邊腹裏八府。皆不得行。以人所必用之物。而禁之。使不得行。使不得食。欲其不私買。豈可得乎。山人治茶。猶農之治菽粟。勤力經理。俯仰所資。今商茶之外。嚴禁私賣。又以茶多阻滯。商人不得多中。則將使小民終歲收穫。置於何地。而衣食之資。取辦於何所耶。欲其不私賣。豈可

得乎。食者欲買。中者欲賣。貧無生藝之民。欲其不乘
機而私販。又可得乎。故凡拏獲茶徒。非饑寒困苦之
窮民。則衣食無賴之困戶。夫事有大小。法有輕重。茶
法之禁。其要在於通番。非切切爲吾民也。今使大奸
巨惡。徃徃得以通番而漏網。間閭小民。以數斤之茶。
囚禁囹圄。而致死者不可勝計焉。此不惟私販之弊
難究。而輕重緩急之間。亦未有當於人情者焉。况以
三茶馬司見貯之茶。計每歲易馬之費。洮河可足三
年之用。西寧可足二年之用。其商私課茶。又日增而

月益之。以至積久腐爛。如近日監察御史劉希龍所奏燒毀者三茶司共二千萬二千餘斤。以價計之。則不啻數萬兩之多。夫以民間有用之物。而禁民使不得用。積之以至於腐朽。而置之於烈焰之中。豈不誠可惜哉。茶法之弊。有如此者。以今日馬政言之。番地所產多馬。吾之所易在馬。使番人有馬而無所於市。○所○利○于○官○茶○而○馬○小○不○肯○至○矣○○吾之茶有禁而無所於通。其勢必相求而制之之機。在我矣。今者商茶皆在茶司。茶司居民陸續竊易馬匹。以待商人往來興販。歲無虛日。如臣上年四月至

洮州五月至西寧。差人訪拏一日之間。卽得馬六十餘匹。西寧四十餘匹。則尋常可知也。縱使番地多馬。要之生產有限。興販無窮。及吾易馬之時。則不能多得也。固宜此興販番馬之未禁也。每歲茶易馬匹。領軍未至。皆寄派各衛軍餘餽養。夫邊境之軍。地方苦寒。生藝寡薄。平居之日。衣食固有所不贖。而復以養馬責之。一有瘦損倒死。重則追賠本色。輕則追納肉臙銀兩。家業不逮。鬻及男女。彼何辜哉。此寄養茶馬之未平也。監苑牧馬。所以供軍。臣初至安定苑點馬。

見有縛足而至者。道傍又有新死者。詢其所以。皆平日牧軍養馬數多。不能收拾。撒放山野。遂使性如虎。豹。不可羈勒。故必設法捉獲。縛其一足。而後可以赴點。其死者皆因被縛急撞而死。夫養馬以備用。而至於如此。將何以爲用哉。及查操軍倒死馬匹之例。各照上中下戶。則給椿朋地。畝銀兩買補。銀數不足。復累各軍賠辦。且槽下倒死者。賠辦可也。若追賊倒死。勢非得已。而亦使之賠辦。情似不堪。夫馬多失養。而置於無用。馬至倒死。而給銀以買補。且累給貧軍之

賠辦是不亦兩失耶甘肅一鎮每歲領馬一千九百匹、榆林寧夏每年領馬各一千匹、洮州衛每年二百匹、各衛地方切近虜地、傳塘追賊勞役頗多、倒死馬匹、時固有之、或亦未必歲有千數之甚也、今各鎮衛所不論倒死有無多寡、每年槩給馬共四千餘匹、漫無稽考、冒領作弊、豈可謂之無耶、此牧馬領馬之未善也、馬政之弊有如此者、夫調不鼓之琴、必有更張之術、理大壞之政、必有變通之道、臣罄一得之愚、條爲六事、開坐於後、奉 聖旨該部知道、抄出送司案

呈到部，看得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劉良卿條陳六事，內除審處牧馬，以便操拔一事，移咨兵部，徑自查議外，所據量積邊境之茶，以防私通等五事，相應議擬開立前件伏乞 聖裁。

一量積邊境之茶，以防私通，今後三茶馬司積茶止留二年之用，每年易馬計該若干課茶之外，足以商茶，鞏昌府盤驗之時，扣除解司之數，收貯該府類總顧脚，給批差官解至茶司交割，正茶之外，分毫不許夾帶，如此則非惟通番者無所資而自止，將茶價漲

貴番人受制而良馬亦有不可勝用者矣。前件查得問刑條例內一款欽奉 憲宗皇帝聖旨私茶有興販夾帶五百斤的照見行私鹽例押發充軍又爲陳愚見以禪茶馬以濟軍務事該巡按御史劉希龍題稱官茶易馬先年招馬之易于今招馬之難蓋以開中太濫商茶數多番人坐以得茶不仰給於茶之難故欲少開中以便招易該本部議照積茶易馬乃我朝備急防邊禦患之策近年以來法久弊生私茶盛行以致官茶阻滯易馬甚難誠有如本官所奏者相

應依擬轉行接管巡茶御史今後開茶之期必先審
有力商人方許報中其樽節盈縮之數并積新散舊
之法悉照本官所擬事理施行等因已經通行欽遵
去後今御史劉良卿題稱今後三茶馬司積茶止留
二年之用每年易馬計該若干正茶之外分毫不許
夾帶將來茶價湧貴番人受制而良馬不可勝用一
節與前御史劉希龍所奏大略相同相應議擬欲候
命下轉行陝西巡茶御史再加斟酌徑自查照施行
一通行內郡之茶以息私販今後商人申茶每年多

開百萬斤鞏昌府盤驗明除扣解茶司之外其餘悉聽臣衙門酌量西鳳等府地方廣狹分派各府對半抽分照依時估定以價值商茶給商自賣文引截角掛號不得出所屬州縣之境官茶并拏獲茶俱出給印票分散鋪行發賣價銀呈臣衙門計算除養馬解茶之費餘開巡撫衙門以備軍儲其臨洮所屬河蘭二州鞏昌所屬岷州衛係近番地方仍舊禁賣如此則非惟私販者無所利而自息將來茶價充溢軍儲可免匱乏之憂矣前件看得巡按御史劉良卿題

稱一節非無革弊裕邊之意相應議擬合候命下本部移咨巡撫陝西都御史黃臣及轉行陝西巡茶御史再行會議前項事宜如果官商兩便有益軍儲悉照本官所議施行若有窒碍另奏請定奪

一嚴通番之刑以杜輕玩今後通番道路洮岷河州責之邊備道臨洮蘭州責之分巡隴右道西寧責之兵備道務要選委勤慎官員晝夜嚴加防守拏獲私茶通番之徒及防守官員不行覺察者仍照祖宗舊例處以極刑邊備分巡等道不行嚴謹致有私通

者事發聽臣叅劾卽以罷軟罷黜雖有他美不得論贖如此則刑重而防守嚴其誰肯舍身家之重而覓通番之利也。前件大明律內一款凡犯私茶者同私鹽法論罪及查鹽法內一款凡犯私鹽者杖一百徒三年拒捕者斬非應捕人告獲者就將所獲私鹽給付告人充賞有能自首者免罪一體給賞及查得先爲申明事例禁約越境販賣私茶通番事該督理馬政左僉都御史楊一清奏稱查得洪武三十年三月初八日欽奉 太祖皇帝聖旨陝西四川把截私

茶處緊要，恁戶部便差行人去陝西河州四川礪門利雅等處，省諭把隘口的頭目，教他十分嚴加把截，不許私茶出境。如今這一遭說與他知道，以後每月一遭差人去說，直差到九月務要省諭他，每把得停當，不致透漏，這等說與他了，敢有放過私茶出口的，拏來罪他。永樂六年十二月初九日，欽奉 太宗皇

帝聖旨：陝西四川地方，多有通接生番，徑行關隘，與偏僻小路。洪武年間，十分守把嚴謹，不許放過一段布絹私茶青紙出境。違者處死。如今關隘上頭目軍

士多不用心守把巡捕，往往透漏段疋私茶出境，恁戶部再出榜去曉諭禁約，還差人說與都司布政司，着他勤勤的差的當人去各關上省會把關頭目軍士，今後務要用心守把，設法巡捕，不許私漏段疋布緝私茶青紙出境。若有不聽號令，仍前私販出境，拏獲到官，定將犯人與本處不用心把關頭目俱各凌遲處死，家口遷化外，貨物入官。如私販之人，有能自首者免罪，給與重賞，俱經通行欽遵去後，但法久弊生，人心玩愒，所以本官具題前因，無非慎防守與茶

利易馬籌邊之意，相應申明，通行遵守，合候命下本部，轉行陝西巡茶御史督嚴各該邊備分巡兵備等道，悉如本官所擬，申明律例，嚴加防守，仍書大字告示，翻刊印刷，發仰各該把截地方，常川張掛，曉諭軍

民人等，如有與販私茶出境，及守把關隘人員，通同

透漏者，俱從重問擬，干碍應叅人員，徑自奏請定奪。

但云從重問擬，則亦未必許行成阻，聖旨奉例矣。

雖則申飭不過虛文而已。

一嚴販馬之禁，以便招易，今後通番道路，如前所開者，責令各道防守等官，但有與販番馬入境，拏獲馬

匹入官，犯人以通番論，亦照前例問罪，如此則番漢

不得交通番馬，不得私販息生。既蕃，招易自廣，雲錦成，群之盛，庶乎其可致矣。前件一節，查有前例，相應議擬，合候命下本部，移咨陝西巡茶御史，卽行該道守巡官督同守把關隘人員，各申明律例，用心防守。如有仍行私販者，拏獲從重問擬。守把之人，知而故縱，及失於盤詰者，依律問罪。

一、公養茶馬，以蘇貧困。今後三茶司各擇空閑地一區，動支茶法銀兩，建立馬厰，積蓄草料，每年易馬之時，選委指揮千百戶等官督同醫獸人等，凡有易到

馬匹攢槽餒養。秋夏隨便牧放。冬寒給與草料。如有
瘦損倒死者。官員醫獸人等。各治以罪。夫醫獸養馬。
則水草調而自無患病之虞。官給草料。則軍士蘇而
可免負累之苦矣。前件查得前項易到馬匹。設有
陝西苑馬寺。開城清平等七苑牧養。已是定規。今御
史劉良卿題稱。三茶司各擇空閑地方。動支茶法銀
兩。建立馬厰。積蓄草料。委官督同醫獸。餒養牧放。以
免貧民追賠之苦。不爲無見。但事在彼中。未審中間
有無窒碍。相應勘處。合候命下本部。移咨接管巡茶

御史將前項事宜再加查議，如果相應，別無窒碍，明白奏請定奪。

議處茶運疏

議處茶運

巡按陝西監察御史沈越題據分巡關西道副使紀常隴右道僉事江南會呈蒙臣案驗先據漢中府呈稱本府所屬金州西鄉漢陰石泉紫陽五州縣歲辦地畝課茶五萬三千一百九十斤共裝一萬八百四十四篋每年西安漢中臨洮鞏昌平涼鳳翔六府每府編茶夫一百名每名徵價二兩五錢共該銀一千

五百兩內各除二十名夫價存留府庫聽解私茶其餘八百名夫價各類解漢中府收貯各州縣大戶解茶到府領銀自行雇腳運至茶司交收但各年解過夫銀本府所屬六百八十七兩鳳翔府五百六十二兩華昌府九十九兩五錢平涼府七十五兩五錢西安臨洮二府全未徵解每遇解茶不敷支給屢經呈請將茶法贖贖借支嘉靖十四年借過一千二百兩嘉靖十五年借過四百七十兩嘉靖十六年借過九百八十兩見今嘉靖十七年分運茶急緊缺少腳價

呈乞催解或再量借支用等因除已經批行陝西布政司通行嚴催外今看得前項課茶舊規自漢中府至徽州過連雲棧俱係通運所轉行徽州至鞏昌府中間經過駱駝巷高橋伏羌寧遠各地方偏僻原無衙門添設四茶運所官吏管領通計一十一站每處設茶夫一百名鞏昌府至三茶司復由通運所三路分運計三十站每處設茶夫三十名其茶運所衙門運茶日少空閒日多積習既久夫役雇募重費不貲官吏無爲俸銀冗濫嘉靖十四年該監察御史劉希

龍題准將前茶運所官吏查革茶夫止留六百名于
西安等六府徵派除存留外每歲該解銀一千二百
兩漢中府收貯遇大戶解到茶篋往西寧者每篋一
錢洮河者每篋七分外又各加添一分以備風雨腳
價支用通不經由遞運所人役爲照前項裁革官吏
減去茶夫固是節省但自議革之後不期夫價累徵
不完致將茶法賍贖銀兩逐年借支其大戶原領夫
價已是太多復因路遠輒科盤費每名不下百十餘
兩本役中途延滯逾歲不能完納又復揭借私債負

累戶族賠還。告擾追償。鄉民嗟怨。爲今之計。莫若酌量道路遠近。照依商人運茶則例。依程定價。委官部運。自漢中府南鄭縣起。至略陽縣止。陸路三百里。每篋給銀一分二釐。共該銀一百三十兩一錢二分八釐。略陽縣至白水江路一百二十里。一船可容千篋。給銀二厘。共該銀二十一兩六錢八分八厘。白水江下船陸路至徽州七十里。每篋給銀三厘。共該銀三十二兩五錢三分二厘。通前漢中府至徽州俱屬關南道地方。徽州至秦州陸路。每篋給銀一分。共該銀

一百八兩四錢四分。秦州至鞏昌陸路，每筧給銀九厘。共該銀九十七兩五錢九分六厘。通前自徽州至鞏昌，俱屬隴右道地方。又查得私茶惟漢中府獨多。且經行道路與前相同。每歲約用腳價六十兩。支給通計止該銀四百五十兩二錢一分。足用鞏昌府至茶司三路。仍經通運所轉發。况各所牛車人夫俱便。不必議添夫役。較之往年，每歲該節省夫銀一千五十兩。其前項存留聽解私茶銀兩，止是漢中府支取。其餘各府俱未及用。約該存銀七百五十兩。若將前

拖欠并存留未用者，通行徵完。該有三千餘兩可穀六年之用，合無行布政司將茶夫六百名暫免編僉，仍行各府嚴併拖欠。在西鳳漢者，解漢中府，平臨鞏者，解徽州，各收貯候運之時，俱差有職人員押解。先繇漢中府領價，分巡隴右道驗過，督發至徽州交割。次繇徽州領價，分巡隴右道驗過，督發鞏昌府交割。鞏昌府照文驗發，迤運所轉運至三茶司交收，聽候易馬候銀數支盡之年，止行南鄭縣并徽州編徵接續支用，不必徵派別府。如此，則運茶在官，不在于民。

既無負累之弊，又有節省之多，况官運催督程期有限，雖欲遷延，勢有不能。其西鳳等府私茶，亦各通令絲通運所轉發，較之往歲，委實官民俱便。經久可行等因，題奉 聖旨：到部送司，案查先該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劉希龍題稱：茶夫欲照舊例徵銀存省，截解收貯，墮地催役運茶，給與正貼腳價，及巡獲私茶，亦照例運納夫銀，有餘作正支銷，并茶運所衙門官吏似應裁革，各州縣驛遞茶夫不必僉派等因。該本部議擬轉行接管巡茶御史再行查議，勘處具奏。准議。

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巡按陝西監察御史沈越題稱漢中府課茶，先因茶運衙門官吏夫役冗濫，題奉欽依裁革。今經五年，不期徵解夫銀累有拖欠，大戶領價，浪費復多，且責執官銀，自行雇運官多人，少路遠力疲，經年不到，有快易馬，要將各府原編茶夫價銀通行免編，止將累年拖欠，并存留夫價，着落守巡官嚴行催解漢中府，并徽州收貯，以後運茶，官爲雇脚部解，候支盡之年，止行南鄭縣并徽州，各照前數編徵，二州縣另項差銀，行布政司量爲改除，其解

茶人員就令開南隴右二道選委部運一節無非節財救弊之意相應依擬合候命下轉行陝西接晉巡茶御史再加詳議如果別無窒碍徑自查照施行

議處通惠河倉疏

通惠河倉

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處州府知府吳仲奏臣嘗備員御史建議開濬通惠閘河浮言橫議塞耳填胷雖臣亦不能自信也節奉聖諭有曰修濬閘河委係轉漕便利至計近年屢議修復皆爲附近貪利之徒所阻亦因大臣不肯任事小官徒事虛文見今東南

民力困竭、漕運軍士疲敝、苟有寬省之策、豈可因循不爲、大事可成、則勞費不足計、國計有補、則浮言不必恤、若奸豪之人、恐防已利、故爲騰謗阻撓、聽緝事衙門訪拏究問、又曰修濬通惠河、乃前人遺跡、先朝成筭、近年屢議修復、輒爲奸豪射利之徒所阻、今閘壩俱存、河渠無礙、原設官吏夫役見在、今所議處、尤爲簡易、合用錢糧不多、一應疏濬盤剝修閘造船等項事宜、都依擬施行、未盡事情、聽該本部、并各官從宜處置、事體重大者、具奏定奪、務要同心竭力、共成

大工、勿得偏執違拘、妨誤經國大計、大哉 皇言、一

哉 皇心、豈凡庸所能測識哉、旣而時方四月、費纔
七千、而舳舻啣接於大通橋下、京城父老觀者環堵、
漕運官軍、歡聲動地、臣因竊嘆 聖見之神明、 聖

政之奇偉、一至此哉、臣聞先儒有言、禹之決江水也、
民聚瓦礫、事已成功、已立爲萬世利、禹之所見者遠
也、而民莫之知、故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終、史起
決漳水以灌鄴田、鄴民大怨、欲藉之起、不敢出而避
之、使他人遂爲之、水已行、民大得利、又相與歌之、魏

襄王可謂能決善矣。誠能決善，雖詛譁而不爲變。故中主以洵洵也，止善，賢主以洵洵也，立功。斯河之舉，若非皇上操大禹之神，兼魏襄之決，豈惟河道無成，漕事不舉，臣且以此獲罪，不知其所矣。臣邇者前去到任，道經通惠河旁，追思往事，不覺驚心。第念好事難成而易敗，讒言易興而難遏，日遠人非，無所於考。踰伏舟次，擬拾此河事跡，編成一書，名曰通惠河志，繕寫進呈，伏乞燕閒之暇，特賜清覽，勅下內閣看詳，增撰序文，仍命所司刊刻成書，或容臣捐俸錢梓。

用紀中興聖政之盛事。少備他日史氏之美談。而臣亦得托名於不朽矣。但臣原奏之意。尚不止此。不敢避嫌隱默。復冒昧與陛下陳之。臣當奉命。究運邊儲。因見密雲等處。皆有間道可通。萬一奸細爲之引導。輕騎疾馳。旋日可至。若據倉廩而肆燒燬。京師可以坐困。所以借盜兵資寇糧。古今大忌。先年土木之變。尚書于謙曾議燒通州倉廩。近年都御史汪鉉亦會議包築通州於城內。臣愚實與相同。仍乞勅下戶部。備查于謙汪鉉并臣先今奏內事宜。會同廷臣從

長議處先儘京倉空馱次於大通橋督儲館後將逐年扣省腳價蓋造水次馱座并搬剝船腳之費凡遇大運未到及空閒之月陸續搬運來京所謂不勞已之力不費已之財隱然潛消莫大之後患亦何憚而不爲哉若曰恐奪通人之利則當全用舊日之官吏夫役一無所紛更於其間彼既不失其利而我實未嘗無不利也機可乘時慮當及遠遭遇 聖明千載一時不可不預爲之所而苟且因循於目前也區區一得愚見實有未盡不知忌諱再犯天威下情無任

拳拳懇誠之至等因奉 聖旨這所進通惠河志送
史館采入會典仍着工部刊行奏內應行事宜該部
還會議停當來說抄出送司案呈到部看得奏內糧
運事宜係戶部掌行擬合就行爲此合咨前去欽遵
會議覆題施行又於戶科抄出廣西道監察御史戴
全題爲陳愚見以備會計糧儲事竊惟自古國家必
據險以立基積滿以固本所謂地利人事相須以成
而人謀之臧所關重大而垂遠者則當因地利之險
阻遠近以爲之熟計也我 太宗文皇帝定鼎燕畿

據有形勝，居重馭輕，誠萬世不拔之洪基矣。而儲畜一節，中間轉運之方，出納之審，安置之法，與夫除奸革弊，節冗省費，一切事宜，列聖相承，迄我皇上登極以來，凡事有更革損益，必集羣議以求至當，是固無容於議者矣。近以本年十月十六日，該戶部送到會議揭帖，爲記。聖政以摠愚盡事奉。聖旨本部會議停當來說，臣竊詳吳仲欲移通倉之儲，以防意外之變，是其心未嘗不忠。而其事或有未盡然者何哉。蓋邊方外寇，必自遠以及近，而老成謀國，必制

外以安內。我國家萬年基業肇造如此。東關則有燕
河營。太平寨。三屯營。馬蘭谷。密雲。黃花鎮。西關則有
居庸。紫荆。倒馬。諸關鎮。以爲京師之藩屏。諸陵之護
衛。而通州附近京師。尤在肘腋之間。寇豈易至之哉。

萬不得已。設有寇侵。以上各邊關鎮。攻圍日久。糧餉

不繼。必發通州之倉。以爲救援之策。此則歷代倉庫。不。必。盡。入。京。倉。亦。有。立。于。水。次。者。况。通。州。近。于。京。師。文皇帝

置通倉。不言之深意矣。果如仲言。盡徙入於京中。至

不得已。則發京儲。以濟邊患。不惟往返費轉運之艱。

而國之大體。示弱於人。亦甚有不便於事勢者。豈可

因土木一時之變以泥久遠之見哉。故春秋之法守
在四夷蓋四夷安則藩屏固而國勢自尊若舍遠而
謀近棄險而就夷恐非善於謀國者矣。况列聖陵
寢俱在天壽山其黃花鎮密雲居庸一帶爲防護深
遠之計。又豈少緩於京師哉。故都御史汪鋹不爲徒
根之說而有築城之計。蓋得祖宗之意而知通倉
爲不易之圖矣。雖然疑二慮當萬全。臣嘗見運糧之
苦思儲畜之計。輒有一說少便於國計民情者。爲
陛下陳之。臣查得南京各衛所官軍人等月糧每遇

各省運糧至日、臨船兌支、軍民甚稱兩便、及查大明
會典開載成化二十年、河道淺阻、運糧遲滯、令所運
糧已到者、悉免曬揚、每石加收耗米四升、未到者、令
在京各衛所官軍人等、於通州張家灣等處地方、臨
船預支三箇月、每石加腳價三升、河西務七升、其所
免糧、每石該耗米五升、并曬米四升、俱作正數支放、
其兌支未盡者、俱於通倉上納、臣謹據此備查得江
南北諸省起運之數、至京通二倉者、大約每年不過
四百萬石、內該正兌米三百三十萬石、京倉七分、通

倉三分、改兌米七十萬石、京倉四分、通倉六分二項
總計、每年京倉二百五十九萬石、通倉一百四十一
萬石、其各衛所官軍人等、每月該實支米該二十三
萬石、除兩箇月折色外、京通二倉、各支實米四箇月、
粟米一箇月、此則每歲出入之數矣、以各省運糧之
費計之、比如湖廣浙江江西、每米一石、該三六輕費、
銀一錢八分、作爲沿途盤撥、并張家灣起運入倉之
費、合無查照成化二十年舊規、每年於湖廣江西浙
江三總內、臨船兌支三箇月、與各衛官軍人等、以作

京名應支之數共該米七十萬石。每石仍照舊徵免
曬米四升。該積出入官二萬八千石。輕資銀一錢八
分。內除八分與軍士沿途盤撥之費。每石剩銀一錢。
該積出入官銀七萬兩。此則不費於民而利歸於國
者矣。至於支糧官軍人等亦照舊每石加腳價三升。
河西務七升。則軍士既有腳價。又得預支。將不嫌於
遠負而利於速得矣。其運糧軍士又得免轉運之苦。
省無名之費。以爲困苦之甦。實一舉而三利存焉。備
訪人情。僉曰無不可爲者矣。至於儲積久遠之計。通

倉每年額數不過四十萬石。既臨船兌支去三箇月。餘存不過七十萬石。存積本鎮緊急備用。以收制外安內之功。斯則不失祖宗初置倉廩之意。而於時宜變故。亦可無牽襟掣肘之患。又竟其終而備論之。行不過十年。可餘積銀七十萬兩。米二十八萬石。欲大舉興作。如都御史汪鉉之議。以興包築之功。誠不假他求。而綽乎有餘裕矣。臣聞自古經理財用以實國儲。以戒戎作。必爲之以久不疾不徐。而功斯慰矣。仰惟聖明御極百度維新。而儲積邦本。

尤所留意，故不惜淺陋之愚，以效芹曝之獻，伏惟俯
賜睿斷，或下之廷臣，議其可否，請自 聖裁，奉 聖

旨，該部知道。該戶工二部議擬題奉欽依，差委戶部
左侍郎王等會同踏勘議處。續該各官會勘自新壩
起至慶豐開止舊跡具在，應該疏濬，合用工費，并各
項事宜會處停當，及稱通州京輔之地，兩城夾固，五
衛防守，亦當蓄儲以安人心，不宜過慮搬運，自起驚
疑等因。今該前因查得漕運志書所載倉廩之政，永
樂年間設通倉四大，運西倉，大運南倉，俱在新城，共

厥四百三十三座，大運中倉，大運東倉，俱在新城，共
厥一百七十九座。至永樂十二年，該平江伯陳瑄請
於通惠河立法償運，淮安至通州，各添蓋倉，厥接運
事下行在戶部。該本部會議，題准北京行屬官軍并
營造軍夫歲用浩大，海運遲阻，將原坐太倉糧，蘇松
浙江改送淮安倉，鎮江廬鳳淮揚送徐州倉，徐州并
山東兗州送濟寧倉，河南山東送臨清倉，交收添造
二百料河船三千隻，工部卽差官催造完備。自永樂
十三年爲始，依擬將海運停止，退下官軍，令於裏河

臨清德州轉運前項糧儲至通州倉交卸令天津井
通州等衛官軍於通州接運至京工部就於淮徐濟
寧臨德通州添蓋倉廩仍將通州見在倉廩照依南
京江北五衛事例撥與通州五衛官領委官撥軍分
投收受自後軍民就便免運宣德八年僭運糧五百
餘萬石通倉收二分京倉收一分正統二年僭運糧
四百五十萬石通倉收六分京倉收四分至成化六
年以後始以十分爲率兌運京倉七分通倉三分改
兌京倉四分通倉六分支運俱通倉收及查得景泰

元年土木之寇未靖，京城戒嚴，兵部尚書于謙議請
操軍士繕兵器，分城守護，通州垣上倉糧在城中者
不可捐棄，令在官諸人關支，准作月糧，京場草束俱
在城外堆積，及壩上養神馬草料亦置倉場於野外，
乃分遣五城兵馬司官縱火焚燒，又卷查得先爲乞
息處置淺阻糧運，拯恤貧軍，事該漕運總兵官平江
伯陳銳等題稱天時亢旱，自儀真至宿遷河道乾淺，
船不能行，卽今八月初旬，湖廣等處糧船尚有二千
六百餘隻未過濟寧，若計完糧須至十二月，必致凍

阻欲將見到河西務張家灣糧米免其曬揚加米二升作急收受其在後到倉者扣筭一百餘萬石量加脚米臨河兌與在京官軍三箇月俸糧等因該本部查得該年糧米四百萬石卽今九月將半尚有一百二十八萬餘石俱未運到屢經催償雖因淺阻然亦有極遠糧船先到者顯是管運官員情廢延遲應合處置合無將已到京通二倉未收者悉令照例免曬每石明加耗米并令免曬米四升作急收受其未到京倉糧米行令在京各衛所將倉糧官軍該支本年

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分俸糧月糧造報關領勘合委
官帶領前去通州地方聽本部委官監督就船一併
兌支張家灣兌者每石添與腳米三升河西務兌者
七升就於該上京倉腳價米內支給所兌糧米每石
兌糧收明加耗米八升支運改兌收兌收明加耗米
五升免曬米四升上京腳價米一斗俱作正數放支
腳米如無本色每斗折銀五分餘銀送太倉銀庫交
收兌完出給通關付繳空船隨卽行令回還其餘兌
支不盡并原該納通倉糧米及蘆蓆板木俱令運赴

通倉上納務在十月中旬完畢來遲衛所把總等官
但在張家灣等處交兌者難依常例俱罰俸三箇月
庶勤惰有別將來知警其總督漕運官員候糧完之
日奏請定奪等因於成化二十年九月十五日具題
及奉 憲宗皇帝聖旨是通查案呈到部臣等會議
得國計重務儲蓄爲先事事有備乃可無患我 太
宗文皇帝定鼎燕京形勢奠安西北而財賦仰給東
南自淮徐臨德以及天津通州隨在置倉用廣儲蓄
以充軍餉使緩急有備而內外相資遠慮宏謨萬世

水賴。今知府吳仲慮爲先事之圖，欲搬運通糧以杜
危機。御史戴金深思儲蓄之計，欲隨宜預支以制盈
縮，俱爲思患預防。因時變通之意，但卽今通州密邇
京師，城郭完固，加以五衛官兵軍民安堵，先年土木
之變，亦以該州有城，恃爲無恐，而城外草東始議焚
燒，且節儉運四百萬石，分收京通二倉，依期方可完
足，而內外輪月放支，已寓通融區處之意。成化年間
雖曾臨船交兌，實繇漕運稽遲，事變無形，必修內而
後可以攘外，時難預定，惟守經而後可以行權，令無

候命下戶部行移總提督倉場侍郎等官自嘉靖十年以後將兌軍價運糧米仍照節年議單及題行事例京通二倉照數收放萬一河道阻淺糧船不能前進恐誤來年大運聽漕運衙門臨時具奏本部查照前例議請定奪不許因而遷延希圖兌支致虧國計兵部行移順天等府巡撫都御史并薊州總兵守備等官各要申嚴號令操練軍馬謹飭關寨修理城池於承平無事之時慎安不忘危之計則軍威自振而國勢益張胡虜之患潛消通倉儲蓄可以歷萬世而

無弊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七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李 雯舒章

茂苑許元溥孟宏叅閱

柴司馬奏疏

疏

柴 昇

題爲陳言救時弊以弭寇盜事

南京積弊

臣等切惟南京實 祖宗王業根本之地財賦四通
水陸要會六朝以之建國群雄之所必趨肆我 太

祖高皇帝奄旬中夏定鼎于茲暨我太宗文皇帝
輯寧邦國遷都于燕分爲兩京南北並峙蓋有見於
皆可以據形勝而制六合也迨今百數十年雖宸極
底定而萬方拱北然而南都故基宮闕具存陵朝不
改百官庶府依然布列旣擇內外重臣倚爲守備又
簡兵部尚書付以叅贊固所以不忘祖宗根本之
舊亦所以寓居重馭輕防微慮遠之深意也柰何承
平日久百度寢衰官闕雖具而備衛不嚴城郭雖完
而戍守不密營衛雖設而卒伍不克加以內府衙門

冗員太盛，而覺權紛紜，貪憤無厭，而利網滋繁，法禁廢弛，而上下權制，以至差科頻重，財力殫竭，軍民困苦，工商失業，間閭愁嘆，怨誹日深，人心旣危，國本何賴，況今四方遠迓，寇盜克斥，邊報旁午，日益縱橫，雖蒙朝廷命將出師，未見殄除，臣等切恐四川之寇，醜釀日衆，勦滅無期，萬一潰出荆門，則江夏安陸，勢不可遏，江西之寇，曾聞誘殺官軍，幾致敗沒，萬一乘勝長驅，而彭蠡九江，瞬息可待，山東河南之賊，若撫捕無方，聯成巨敵，恐有狂豕奔突，而廬鳳淮揚，患不可

測前項地方皆據南京江淮上流水陸襟帶人心洶
洶朝慮夕危然以天相皇家根本盤固祖宗百
年恩澤在人非常之變豈所宜言但臣等杞人之憂
雖在治平之世而防禦之策若固不可以不講也然
自恒常圖之禦寇盜莫先於選將領厲軍威固城守
脩器械此數者朝廷之上廟堂之謀緘悉具備筭無
遺策無容議矣然臣等切以爲在今日所當急者尤
莫先於救時弊而收人心也蓋弊政不除則人心不
和苟人心不和則上下解體雖有頗牧之將而威信

莫行雖有熊羆百萬而莫肯用命雖有金城湯池而誰與守雖有堅甲利兵而徒以資敵故吳廣陳勝足以亂秦黃巾赤眉足以亂漢黃巢王仙芝足以亂唐方臘足以亂宋張士誠方國軫足以亂元此皆乘人心之不和而利於奸雄之所資可不鑒哉孟軻氏有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正謂此耳臣等考古今興衰成敗之迹求國家理亂安危之本而謂今日整禁弭盜之策誠有見其當急焉在於救時弊而收人心之不可緩也然弊在天下者固不可枚舉姑

以積弊之在南京者言之，伏望聖明俯賜弘納

計開

今南京守備內臣已定二員

一南京守備內臣舊設不過一二員，至成化年間以來，稍或增至三四員，議者往往猶以過多，近乃增至六七員，中間不免人品有賢否之殊，好尚有公私之別，凡遇集議，則發言盈庭，莫執其咎，凡有稟令，則政出多門，人難遵守，况各帶領家人弟姪頭目叅從，各不下百十餘員名，既各乘馬從徒，而糜費廩支，又各私置莊田店舍，而侵併民利，役占日衆，而管伍空虛，

工作日繁，而軍民疲憊，人心懍懍，怨讟滋生，所謂一國三公，十羊九牧，若不別爲裁處，非惟事體不便，亦地方可憂。如蒙乞勅司禮監察其賢否，定其去留，少加減汰，復其舊規，就中擇其稍知憂君愛國，約己裕人，秉公循理者，止用二三員，俾其協心共理，保又軍民永爲定額，更不增減庶事體不紊而地方少安矣。一南京適當東南水陸衝要，財賦總會之所，考之前代，及我朝創國之初，民物繁富，百貨所萃，而絲綿材美之利，尤甲於天下，往年工商得以專業，而無官府

侵漁之擾，貢納率有常供，而無權豪迫奪之害，以故四方良工美利，自遠而來，而都邑因以富庶，軍民仰賴以安。夫何近年以來，朝廷賞賜糜費，織造繁興，兼以頻歲不時，差官提督織造，僨造上用服色，并額外預備賞賜蟒衣等項，及又南京內府各監局，并守備衙門，各往往指稱進貢等項名色，經營織造，或占據機房，或拘拏人匠，或強買絲料，公私兼併，紛紜攘奪，百方剝擾，匠藝爲之失業，商貨爲之不通，民生憔悴，而絲帛之利，大不如前。况今見勅守備太監張陽

監督僨造鹵簿大駕工程未畢，又聞欽差提督織造內臣二員前來，遠近聞之，騷然不寧，都邑軍民，感額而待，四外工匠，舉思逃匿，貧難織戶，謀棄機杼，其差來官員，未免多帶積年堂長匠作，及投托跟從叅隨人役，或因公營私，矯權附勢，浸潤撥置生事害人，及未免役占軍卒坐費廩餼，起派物料，重擾地方，侵損鹽利，虛虧國課，人心嗟怨，或由以生，伏望聖明軫念四方水旱災傷，民窮盜起，根本重地，宜切憂危，御服御器尤宜儉薄，乞將織造內臣，罷不差遣，如或已差，

速令取回，以示躬行節儉，愛養民力，待後各處寇盜消除，年穀豐裕，再議舉行，斯爲慶幸。

一南京操江之設，乃我聖祖神宗經國慮遠，實爲水戰要務，防禦上策。邇來承平日久，每事因循，軸輻曠朽，弓弩不弦，名號虛存，徒爲故事。一向操船戰卒，足不登舟，水勢未習，倘遇警急，兩失所措。而長江之險，束手付敵，根本之地，危可立待。群謀及此，衆所寒心。查得往來戰船，仍有三百四十隻，巡船仍有九十餘隻。近年以來，陸續損壞，戰船在塢，堪以修用者不

及六七十隻，巡舡堪用者不及二十餘隻，兩班操軍舊數二萬員名，今據見在實操者止有一萬九百員名，除老弱不堪選，其堪用者不及二三千人，中間逃亡事故雖有，而那移改差者亦多，年復一年，寢成減耗，以致船隻雖是定有年例行移，工部脩理，但修者無一二，而壞者常十百，年復一年，積成頽弊，及今若不大爲整禦，祖宗以來戰守防禦之制，不可復救矣。乞勅兵工二部計議，合無將戰巡船隻查照原額會計工價物料，逐一相勘，應改造者改造，應修理者

修理不拘年例務要釘板堅密修整完具給與常操官軍分隊領駕用心看守操演以後未及五年之上輒有損壞本船官軍自行修理其原伍官軍若有逃故收那及權豪占用俱聽該管照名行衛逐一清補完足其老弱殘疾無丁可補者本衛另選別戶精壯或於大小教場內選過操軍項下抽換頂補務要船皆壯麗人皆驍勇如法操演庶備緩急及照設有操江侯伯巡江都御史各一員專一提督操江軍務邇來或有踵接故習而憚於興革或以動因掣肘而坐

視廢墜，又或展轉不常，而才能靡究，更代去留，如適傳舍，尚何望其展布振作，以爲久安長治之計哉？乞勅吏兵二部，今後有缺，務求謀勇風力，足任保障一方者，請旨選用，假以久任，責其成功，庶使覬覦奸究，望風奔氣，而根本地方屏蔽有賴矣。

一南京形勝，固以大江爲險，尤以長灘爲蔽要害，實相唇齒。自北而南，強弱稍殊，故古人所謂保江必先於保淮，兩淮鞏固，所謂北門旣鑰，而長江之險有可憑矣。近來四方烏合之寇，往往在於徐兗淮泗地方。

縱橫聚結。蓋此地既古芒碭豐沛之間。而楚漢所資以興霸王之地。或者大奸巨盜亦有覬覦乎此。未知可也。故臣等以爲茲地戍守不可以不重。備禦不可以不嚴。况我朝並建兩京。而中間有此要害。宜若於徐泗之間。設一重鎮以保固皇圖。但淮安既有漕運總兵都御史叅將而各付以帶領鎮守巡撫之寄。鳳陽亦既設鎮守內臣亦與各處方鎮地方事體不殊。奈何承平無事。董正欠嚴。各官但知以漕運爲職。而未嘗經營於防守之計。留心於繭絲之務。而不暇及

於保障之謀。又未免一年一次僨運赴京。非惟不能爲而亦不得爲也。往往盜賊所過。州縣城市門垣不固。守備不設。聽其從橫劫虜。如掃無人之境。萬一把截江淮。阨絕運道。兩京失險。可不寒心。乞勅戶兵二部。從長計議。請勅申命漕運總兵都御史叅將。使其不妨漕運之職。而尤委重以地方之寄。無事則專以督運爲急。有事則當以居守爲嚴。以後大河兩淮地方。凡隣境接害要地。但有盜賊生發。或用都御史領運。而總兵叅將則留以防禦地方。或用都御史叅將

防禦地方。而令總兵官督領糧運。其該年應議重大

赴京奏事之規矣。

事件。領運官齎奏會計務在酌量事體。緩急通融。彼

此協心。兩不妨廢。如有推奸誤事。責有所歸。仍令巡
按江北御史。遍歷所屬四府地方。州縣衛所。通將倉
糧軍士壯丁舍餘。照冊查出。除兩班京操外。其餘新
差并空閑舍餘。及先年奉例抽選民壯原數。逐一照
冊點選。內有逃亡事故。及老弱不堪。悉令僉補精壯
完足。選委官操捕盜。委官嚴束管領。用心操練。不許
私役別占。仍將選補過常操軍餘民壯。各造年貌花

名籍冊送報鎮巡衙門以憑查考及遇警有隨空誦用仍各嚴督各該守備兵備防禦盜賊如有似前因襲怠玩退怯失事坐以軍機重罪俾江淮互爲保障而兩京賴以奠安矣

一南京設立大小教場并神機營操練官軍亦所以體例北京拱護都城而重祖宗根本之地近年以來承平日久人心玩安營伍雖設而士卒不克操練雖舉而威武未振號令作輟而紀律欠嚴撫馭無方而恩威未立夫以四十衛之全兵而不能克此三營

之操練老弱相半。隊伍殘缺。蓋由豪門私占無名。公差貧富併損。逃亡日多。軍旅之壞莫甚於此。一旦遇警。敢望折衝。安不忘危。良可深懼。近日內外守備衙門。奏奉欽依。頗加選閱。紀律軍威。比前稍振。但分撥教演。尚欠精詳。而處置疎略。未見次第。合無乞勅兵部。計議轉行南京兵部。各行點軍給事中御史。并本部該司屬官。會同坐營官員。通將各營見在實操。并差撥各衙門占役做工等項。官軍舍餘督同把總管隊官。眼同逐隊抽選。年力精壯。體貌魁偉。武藝慣熟。

者爲一等。年力精壯體貌稍次武藝略可者爲二等。年力怯弱體貌鄙猥武藝未能者爲三等。略做依京營規模定爲三撥。分番操演。其頭撥二撥者俱免做工雜差。令管操官專一。加意提督。用心操練武藝。養其銳氣。以備警急調用。遇有雜差做工等項。俱於三撥內取用。其各營原操軍數。內有逃亡事故。實緣改差缺伍。通行查出。督併該衛所。照名清查撥補。每月終。把總管隊官將各該營隊有無遠近逃亡事故。官軍按月開報。南京兵部點軍驗差。官處以便查催清

補庶軍旅至於頽弊而緩急有資於戰守矣。

一南京各監局軍匠洪武年間俱有額數後因太宗文皇帝遷都北京大起營建各項工程緊急額外行取各色匠藝名爲撮造工完之日卽發原該衛所當差近年以來原額逃亡者監局不候勾解正身俱要衛所隨卽照名撥補至於先年額外撮造之數例可勾丁間有逃亡一例追補衛所官員畏懼捉拏垂降侵補一名之缺除將正軍一名又用餘丁一二名幫貼如無正軍輒用餘丁四五名朋合出錢項補軍

匠一名、軍戶消乏實多。由此其兵仗針工巾帽織染等局、近年俱各無甚緊急工程、往往索取操造人後、多占洗櫬軍士、此等軍餘衛所逃亡幾空、官吏無從支吾、非於教場門禁權爲摘撥、則於運糧送舡、暫爲借倩、捏故詭名、出彼入此、以圖答用一時、實非久安長治之計也。以致差撥紛亂、奔走不寧、推剝徵呼、縱橫旁午、舊者未補、新者復添、以有限疲憊之軍餘、何以勝重疊無窮之勾擾。若不查處禁革、年復一年、京衛之軍、逝亡殆盡、而軍政衙門愈難支持、乞勅兵部

計議奏差南京科道官會同南京兵部該司審差官各一員通將內府各監局查照舊額軍匠名數見在若干逃亡若干通類造報原額逃亡之數在內行各衛所在外行令各該清軍御史并司府清軍官員着實清解應役其查係額外撮工之數見役者退還各衛改當別差逃亡者再不拘擾不許仍前占怯及不許混將逃故軍匠不俟勾解正身逼令衛所另無那移撥補以致差役重併人心嗟怨

一南京內府承運等庫收受布絹舊制戶部驗看停

當封送該庫會官收受，已有定規。正德四年九月內，該都知監太監傅讓等奏，要自正德五年爲始，將各處解納京庫供應布絹，俱要緊密長闊，坐定丈尺，兩頭各要雙道霞線鈐使，該衙門印，以便驗收。如布絹紕鬆丈尺不足，兩頭如無霞線印信，不堪辨驗者，收充貯庫別用，不作正數，罰令原解另行解納。今經一年之上，布絹少有解到，該庫缺誤放支。臣等訪得各解聞有前例，逆料進納煩難，使用浩大，遠巡畏却，恐限重徵，或領批在家而遷延不行，或運載到京而仍

復逝去官府之催併雖急而頑民之逋負亦多。本欲以實府庫而反成空虛。切惟此等之法。豈是朝廷公恕之政。皆奸臣劉瑾欺上罔下。速怨害民。所謂非所以宣聖德而致太和也。近來諸不便於民者。盡皆查革。獨此未聞改正。況今蘇松等處。頻歲重災。湖廣江西。各處寇盜蠡起。若再加以朝廷重例科徵。有司嚴刑催逼。誠恐奸頑轉徙之民。盡驅爲盜賊攻劫之黨。不可不此之慮也。乞弛重徵之禁。以復舊納之規。仍令內外收受衙門。稍存寬裕。以紓民力。毋致刻剝刁

難中間如有織造違式及侵欺抵換各明載侍例罪有所歸則人心不至迫促而錢糧易于完納矣

一南京工部節該內外各衙門開報各項脩造處所估計合用工料動以萬計一歲如此每歲可知查照該部每年額徵蘆課銀雖有二萬餘兩中間逃亡拖欠追納不敷各處班匠止是湖廣江西福建三布政司近因各該地方或連年水旱或寇盜侵擾人民流移奔竄到部者百無一二財用之入不能半於往歲工役之興實有倍於昔年取之庫藏而庫藏空虛派



之郡縣而郡縣停免，如遇緊急工程，暫派上元江寧二縣鋪商借辦，連年累及消乏，尚有各年賒過物料價銀五萬餘兩，宿負未償，續派復繼，人心怨離商賈遠避，皆足以致叛違而啟寇盜也。臣等議得如孝陵懿文陵各享殿明樓等處，乃祖宗陵寢爲重，次及城垣樓鋪，又京都門禁所關，并後湖冊庫神機營墻垣太廟社稷壇祭器等項工程，皆屬緊急，見行修造，其餘不急工程，乞勅工部轉行南京工部逐一查勘，何者當急，何者當緩，何者可已，逐一具奏上請定奪。

務在暫罷不急、以紓軍民困苦、待候年谷豐稔、財力
饒裕、另議舉行。

一南京內府各局庫并皇城等城各門禁及龍江等
閤僉書管事守把內臣、先年俱有定額、員數不多、故
體統不亂、事省人安、自成化年間以來、稍加增多、至
弘治初年、悉加減汰、各監局亦不過五六員、庫藏門
閤等處、不過三四員、自奸臣劉瑾專權之後、各衙門
內臣內使長隨等官、納賄之釁一啟、求利之門橫開、
紛紜投托、日益增多、各監局有增至一二十員者、各

皇明經世編

柴司馬疏

南京精弊

十四

平露堂

庫有增至十三四員者。各城門與龍江等關有增至十七八員者。况南京內外衙門。比之北京輦轂之下。事各減省。錢糧不多。而增置內臣數。反加倍。則軍衛之匠卒。有占役差併之煩。錢糧之出納。有使用浩繁之嘆。閔局之抽盤。有甚於抄檢。門禁之侵剝。何殊於搶奪。人愈衆而害愈增。曷有紀極。又聞各關庫於錢糧正額之外。復有欽賜茶菓之名。各城門上直把之軍。亦有番納綱巾錢之例。似此百端矯誣。鈐制愚民。捐勒誅求。不勝荼苦。臣等體國分憂。寧忍坐視。查得

先診守備南京司禮等監太監傅容等奏，并南京吏部等衙門太子少保尚書倪岳等題，爲修省事，內開南京龍江閔，并內府承運庫等，添設內官數多，空量爲裁減等因，奉 孝宗皇帝聖旨，守閔管庫內官，着

南京守備太監查奏定奪，欽此。欽遵，備查閔庫官員長隨內使職役姓名開坐，具節該奉聖旨，以後龍江閔，只着三員名，承運庫甲字丁字廣惠庫，只着四員名，其餘各庫二員，各不許過多，欽此。欽遵外，臣等又伏覩正德五年九月十八日詔書內一款， 祖宗成

法自有定制，近因劉瑾專權，納賄挾私，恣意紛更，變亂非止一端，已經各該衙門查革改正，其有未盡者，通行查革，務復舊規，欽此。欽遵。照得各該內外衙門，凡不便於事體民情者，悉已查革外，獨此南京監局門禁關庫，增添內官，以事體言，誠變亂之禍階；以民情言，誠公私之大蠹。所當查革，所當改正之大者，莫先於此。

一南京以船八百八十餘隻，每船一隻，該小甲一名，以董其岡軍餘十四名，隨船幫駕。近年以來，差遣頗

繁使用重大，在塢者窘於修理，在途者困於征求，往往棄船逃走，經年不獲，市鬻子女，失棄家業，一至蕪損，遂不可與，必須行衛改編，不勝騷擾，臣等切嘗思之，南京四十衛，百萬之衆，富庶之家數千，豈不足以充千百船甲之用哉？柰何殷實富厚之家，雖有百金之產，二年可破，蓋每船一遇差撥，則公差內臣，并跟隨家人伴當，及投託無籍之徒，便問甲夫，邏要進見禮物，幫船銀兩，往來看船，顧腳臺，轎柴米酒肉，百般需索，俱於甲夫名下攢斂應用，稍有遲悞，凌辱綁打。

筆苦百端甚至拘拏該管官員併累追尋彼則動以朝廷供用爲重誰與抗違及至一船京差往回動經費銀四五十兩不勾花銷只得營謀規避或投充儀牲所軍役或投充廟戶或投充神帛堂或充各監局匠役或充內外守備軍伴資籍盤據影射差役衛所迫於勢要行拘不發部司爲之掣肘難定編僉以致貧難之家二三朋名四五幫貼駕船不一二差以下尸人之產罄然一空迨亡日繼勾補不停十羊九牧誅求紛擾日益負累無可救藥夫以南京祖宗根

本之地而俾我太祖太宗百數十年休養生息之人。一至此極，甚非保固邦本之道也。乞勅該部計議。今後編僉小甲，其犧牲所廟戶及神帛堂匠役等項，除洪武永樂年間選取應役者照舊外，若近日資緣投克者，每名准與二名幫貼，其餘空闕之數，俱從該部，并與在衛稍過之家，照例相兼編僉，更乞嚴禁內外公差進貢人員，不許威逼駕船夫甲，勒要幫船銀兩，庶貧者不至於偏累，而富者不至於消乏矣。

一南京錦衣等衛快船往來裏河公私之用，所費不

費臣等嘗以一船計之。每船夫甲一十五名。取於京儲者。食米行糧。約有一百九十餘石。取於沿途者。曳送夫役。約用二百餘名。臨差脩理。并押運人員。百端需索。及南京至通州。軍三民七。挑運櫃扛之費。約用顧覓銀三五十兩。此皆出於隨船甲餘。并南京及通州兩處軍民之膏血。通計一年一船之費。何止百金。一船如此。千船可知。况一年所用之船。又何止於千數。公私俱弊。軍民兩困。可爲寒心。查得先年議定事例。米鮮每船裝十五扛。至二十扛止。扛櫃每船裝二

十櫃至二十五櫃止。竹木板枋每船裝五百八十根。片塊有零。其新鮮菓品等項。各有定數。大約一年用船。不過六七百隻。近年以年。押運人員。自定扛數。惟務多取。每將前項議定事例。變更殆盡。進貢之物。由有可裝十櫃。而分拆二三十櫃者。有該用五船十船。而多討二十船者。每船該載二三十扛。而減作十四五扛者。其間附搭私貨。或匿載私鹽。及又貪圖沿途官司。多取夫役。需索夫價。雖有驗裝科道等官。止是計筭扛數。往往內有空櫃。或填委他物。印封完固。莫

可辯稽間或執法相犯輒起忿爭彼則動以內厥聲勢莫敢誰何故一年所用之船較之往昔不止加倍軍民困苦道路疲備所不忍堪乞勅禮兵二部會官計議通將南京內外衙門年例進貢并欽取上用物件查其何者緊急何者可緩何者可免通將應該起運之物逐一查照先年定擬則例參酌詳悉定其扛數船隻轉行南京兵部永爲遵守臨期仍令該部屬官一員會同科道等官眼同裝驗斟酌是何物件該用幾櫃一運之櫃可用幾船櫃須滿盛船須滿載不

許虛添樞扛多占船隻不惟夫甲困苦可蘇而沿途
軍民財力亦可少紓萬一矣

一南京馬快舡隻我太祖高皇帝創業之初設造
此船蓋欲儲備水戰以防不虞防奸禦侮之深謀而
爲保障江淮之至計豈爲裝運進貢而設及南北往
來使臣之用也後暨我太祖文皇帝營建北都以
來凡服食器用工料財物無不取給於南而此船裝
載運送之差蓋昉於此尤爲不得已而非泛然用之
也後至正統景泰年間雲貴兩廣征進命將出師動

調官軍裝載軍器賞賜等項。以此奏撥前項舡隻。往來運送。此亦出於暫時緊急應用。而非不急之務也。自茲以來承平日久。法制凌夷。而於祖宗防微慮遠之意。漸漬差遠。遂以此舡爲接遞運送之常物。往往欽差鎮守内外公幹。往來官員及事故喪柩還鄉。家小之類。輒便乞恩奏討此舡。兵部查例擬奏。不復斟酌。或於順便聽守公差舡隻。儘數撥給。及到南京。又要照數兌換。以致舡隻前者未回。後者迭至。差使頻繁。撥用不敷。夫甲迸竄。舡隻損失。連累衛所官員。

經年住俸。接駕不回聲苦。呷寃莫此爲累。若不量爲
搏節。恐後愈難支持。乞勅兵部計議。今後除南京內
外衙門坐定年例進貢薦新進鮮及欽取上用器皿
服御等物撥用此舡隨駕外。凡有欽差鎮守公差內
外官員。及病故還鄉喪柩家小。既有本等起關應付
有司坐船。并驛站等舡。不許一槩泛濫給與馬快舡
隻。及將南京皇親守備內府各監局官員中間若有
指稱自己備辦品物謝恩進貢等項舡隻。騷擾地方
如此則人舡不至於極弊而萬一可備於緩急矣。

一南京錦衣衛烏龍潭等倉總計見在糧米不過一百一十萬石、每月官軍支米一十三萬石、一年大約共該支米一百五十六萬石、內除四箇月該支折銀外、其餘八箇月仍該支本色米一百四萬石、計其見在米數儘可勾一年支放、再無餘積、先該總督南京振儲石副都御史夏昂題、要將淮安等處鈔關并蕪湖杭州抽分廠、該收課程銀兩、量折糧米送南京倉交納、以備支給、未蒙准擬、近又該總督漕運左副都御史陶琰、奏將淮安鈔關課程兩淮運司變賣官鹽

銀兩俱准存留本處放支官軍俸糧并預軍糧草應用况南京乃 祖宗根本重地四十衛官軍月糧并南京文武官員俸米俱賴此仰給其南直隸蘇松等府并湖廣浙江等處連年或水旱頻仍而年谷未熟或盜賊蹂踐而生民失業或調集軍馬而供億疲備累年錢糧拖欠未完正德五年六年應納錢糧間或遇蒙恩例多係免徵之數以後年分豐歉未可逆料則前項倉糧何從克實百萬官軍月糧祿俸何從仰給此所必當預爲經畫措處而不可兀坐以待乏也

况南京城中雖殷富之家，而素無石釜之儲，倘一月缺糧，則米價翔湧，而人有菜色，萬一連月缺糧，則富商閉糴，而飢餓之軍必致劫奪，此事理之或然，爲國家深長之慮，斷不可謂無也。又况四方寇盜縱橫，東補西潰，萬一江淮有警，不得已而屯集調發，則枵腹之卒未必肯用命也。乞勅戶部計議，或請給內帑，或那移閔市，或斟酌別項，或量度緩急，百方措置，務俾堂堂都邑，僅克二三年之儲，庶稍可療目前之急，而免腹心之患矣。